

儿童文学界有一些作家很了不起，他们研究动物和自然界，写下一些顶顶吸引人的动物小说。比如苏联的比安基写的《森林报》，加拿大的西顿写的《狼王洛波》，包括杰克·伦敦的《雪虎》《荒野的呼唤》，都堪称一绝。

后来评论家说这些小说的成功在于发现了“动物眼”。即运用动物拟人化的独特视角，来表现人类社会种种隐秘之处，这的确了不起。

那么成人世界在儿童眼中又是怎么回事呢？要发现这一点，可能要具备一副特殊的“儿童眼”才行。

记得我女儿刚三岁时，对周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判断，她看到妈妈在厨房里洗韭菜和萝卜，便说道：“妈妈在给韭菜洗头发，给萝卜洗脸。”我听到她的判断很有几分吃惊，因为这里面有诗。

台湾有一个孩子打破了鸡蛋，他写成了一首小诗：鸡蛋破了，一个太阳流出来。这又是典型的儿童眼。

河北石家庄有个叫任寰的小姑娘，因为调皮被妈妈打了几下，没想到打出一首题为《如果》的诗来：“如果我是裁缝，我要造一种裤子，要是哪个妈妈想打孩子，就让她的手指吃吃苦！”这是孩子在纸上的反抗！

类似这类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一一举例。我想，假如我们站在孩子的立场和角度来观察自己熟悉的世界，你会发现许多陌生的地方。

首先你会感到世界会变得又高又大。椅子很难爬；沙发陷人陷得厉害；大衣柜分明像一座山；小衣柜虽然矮一点，但上面放置的东西你也不容易看见；写字台又宽又光滑；玻璃板上滑冰一定很棒！

楼梯的台阶很高，迈上去很吃力；百货公司的柜台更高，让人只能看见售货员阿姨的下巴；电影院的椅子却又太矮，坐上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前排叔叔的后脑勺；唯一适合自己的卖冰棍老奶奶的小推车，可是又没有能换冰棍的花纸头——钞票，大人管它们叫“钱”。

过马路时你会觉得害怕，因为自行车太多太快也太不讲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撞个跟头，你哭你的，大人没准还骂你两句，扬长而去；你如果想排队买几根油条，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人挤到你面前，说他要上班很忙很着急：“小破孩，靠边！”你只有忍着，谁叫自己孩子呢！

当然，除了这些不愉快，这个世界又有特殊的美妙神奇。

你会发现厨房里的碗柜像魔术师的道具，里面总有意料不到的宝贝；自来水管很听话，可是水又是怎样装进去的总是个难解的谜。

你会奇怪收音机里的歌声，电视机里的人们是怎么进去的；你会为爆米花的声音激动得要命；你站在捏面人的爷爷旁如醉如痴，回来就把自己的橡皮泥全部利用上；你会为小熊猫吃不下竹子担心，替大河马发胖发愁；你还可能恶狠狠地向自己的布娃娃打针，因为你不久前刚挨过针头……

总而言之，换一个角度，让每一个成年人具有一副“儿童眼”，使他们能体会到儿童在成人世界面对困难和骚扰，从而对孩子有一种由衷的同情和尊重。

这当然是不太容易的事，但这又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每个成人无例外地“出身”于儿童，关键是您乐意不乐意追忆您的童年。

往事堪回首，不是吗？！

上海开始垃圾分类，这件做了几十年的事情，突然要重新学习了。

一开始感觉比较麻烦。天天至少准备两只垃圾袋，一只放干垃圾，一只放湿垃圾。去扔垃圾的时候，垃圾桶也有好几只，上面标着名称，不能报错。更要学习的还有如何分类。朋友微信教我，说分类垃圾只要掌握四项原则一个中心点：猪罗能吃的是湿垃圾，不能吃的是干垃圾，吃了要中毒的是有害垃圾，卖了可买猪肉的是可回收垃圾。按照这个来分，不会错。

说起来很简单，具体实行起来往往吃不准。那么多垃圾，很难样样都套得进四项原则，于是两人的意见常常有分歧。比如秋天到了，吃大闸蟹，吃完收拾蟹壳时，为蟹壳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意见就不同。我说：“是湿垃圾，你看你嚼嚼就吐掉的蟹壳，里面还有很多肉，小的蟹脚都不吃嚼掉的，里面也有肉，不是正好让猪罗也尝尝味道么？”“蟹壳那么硬，猪罗咬不动，还有蟹脚上的尖尖头，很锐利，弄不好会戳破嘴巴的……”“猪罗牙齿比你厉害，消化能力强，很大很硬的肉骨头都能咬动，鱼刺鱼骨头也不会卡牢，蟹壳会咬不动？”“这蟹壳跟肉骨头鱼骨头不同，不算食物……”“红军二万

藏书票素有“纸上宝石”“版画珍珠”“书中蝴蝶”之誉，她是根据票主的兴趣爱好、人生阅历等元素而制作的。我不玩此物，仅藏一枚，那是范用（鹤镛）先生的赠物。那款藏书票是先生自己设计制作的，样子很土，蜡纸、钢板时代的产物。画面是只小书架，书架上层的书被抽走几本，书们成一片倾斜状，有一行小字：“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 鹤镛自制”。

多年前在京，我请出版同道曹凌志兄吃饭，邀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作陪。席间吴先生题赠我一册由凌志责编的毛边本《我的藏书票世界》。这些年来由于穷忙，一直没有得闲拜观。假日期间，得暇展读，满目琳琅，大饱眼福。好耐庸风雅的我，遂萌发也要做一枚藏书票玩玩的欲望。后经张震兄搭桥，结识长安文川书坊坊主崔文川君。

活经历或人生志趣云云。我将此意转文川，他问我是否有这方面资料。我将刘二刚兄为我作的以“三壶斋”为题的小漫画示之。文川甚喜，遂以该漫画为主图制作了一款藏书票。蒙商务印书馆不弃，将这枚藏书票附于拙著《我为他们照过相》书中。书面世后，时有文友打电话问：三

巴老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早年我就十分景仰，年轻时我曾阅读和收藏过巴老的大部分小说及译著，算是巴老的标准粉丝。

1952年，我还只是一个初涉文学翻译的新手。有一次，我偶尔看到屠格涅夫短篇小说《木木》英文版觉得很有趣，斗胆给巴老写了封信，有意想翻译，没想到巴老接到信很快给我回了信，在感谢我的热诚的同时，委婉地告诉我，已有人翻译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接到巴老的亲笔信还是很感动，这封短信我一直珍藏了很久。后来得知《木木》的翻译者正是巴老的夫人萧珊。之后，好友徐汝椿建议我，将我们合作翻译的美国作家法斯特的《都会一角》一书送到巴老所在的平明出版社，碰碰运气。没曾想投稿后不久，出版社便有了回复，决定出版。之后得知，出版社在接到书稿后，由巴老约请的一位语言专家首先从遣词造句上进行了把关，在得到专家的认可后，即刻决定出版。而在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先后有《孩子》《海盜与将军》《人质》等5本单行本译作在平明出版社出版。

与巴老接触机会较多的年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巴老每周要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政治学习，刚好我是这个学习组的会议记录员。

巴老是四川人，说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虽然他的身份只是旁听，但老先生还

是很认真。巴老为人谦和，一点没有名家的架子，因此，每次学习完，大家都喜欢找巴老聊天，他也都是乐乐呵呵。

当时出版社为提高编辑业务水平，经常由资料室为大家提供内部参考书的书目，有时有几十本，因为当时大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多数人是精挑细选。而巴老每次书单到手，几乎是照单全收，从不吝啬金钱，有时书多拿不下，他干脆叫来三轮车把书带回家，这让众人领略了巴老嗜书如命的癖好。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起参加学习的原编译所的徐汝椿先生到美国定居，在美时，他请我到武康路113号巴老的寓所送上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两人合译的德国作家史蒂芬·海姆的《人质》《十字军》。凑巧巴老在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与史蒂芬·海姆有过交往，平明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他的书。巴老在花园旁的客厅热情地接待了我，不仅送上热茶，还与我聊起与史蒂芬·海姆在国外开会时的那段交往。告辞前，巴老拿出了他新出版的《随想录》，并郑重地在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送给了我。

之后，我还到武康路巴老寓所去过两次，直到某日巴老家人委婉告知，以后可以不用来了，我才知道巴老住院了。

2005年10月17日巴老走了，我和郝运、荣如德三位翻译界同仁同时接到参加巴老追悼会的邀请，那隆重的场面，至今难以忘记。

习惯，是个大工程，实在不容易。自从实行垃圾分类以来，我们小区门口的垃圾箱旁边，即使最热的夏天，也站着两位老年志愿者，身穿绿背心，手戴黄色橡胶大手套，拿着大铁钳，湿垃圾在酷暑高温中散发出一阵阵臭味道，几步远就要掩鼻捂嘴，他们却从早到晚站在那里。一开始，居民拎来的都是混合垃圾，他们打开垃圾袋，一边用铁钳将鱼肉骨头菜皮葱叶夹出来，一边关照，下次注意分开放啊。现在，拎来的大多是干湿两袋垃圾，他们接过来分别倒进垃圾箱，有的还指出，这应该是湿垃圾，下次不要搞错噢……还笑眯眯说声“谢谢配合”。我不好意思，每次坚持自己将湿垃圾倒进垃圾箱，并向他们道声“辛苦了”。

回家对老公说，天天做这个生活真不容易，需要一点奉献精神！他说，街道一定会发补贴的吧……“发给你补贴，叫你每天立在太阳下的垃圾箱边闻臭味，你肯吗？”他不响了。

垃圾分类，我们也在做让后人看到的事情，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杨晓晖

要让上海家家户户都养成垃圾分类的

藏书票里有故事

张昌华

文川古道热肠，一口应允，且出手不凡。他依自己对我的了解，创作了“夫子读书图”和从网上搜的笔者本人头像作主画面的书票两款草稿，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外行，遂请教友人。张震直言：前者少了点个性色彩，后者个性有了，略显张扬，少点内涵。他又引经据典，说一洋人说过，藏书票应是票主的人生缩影，反映票主的生

活经历或人生志趣云云。我将此意转文川，他问我是否有这方面资料。我将刘二刚兄为我作的以“三壶斋”为题的小漫画示之。文川甚喜，遂以该漫画为主图制作了一款藏书票。蒙商务印书馆不弃，将这枚藏书票附于拙著《我为他们照过相》书中。书面世后，时有文友打电话问：三

巴老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早年我就十分景仰，年轻时我曾阅读和收藏过巴老的大部分小说及译著，算是巴老的标准粉丝。

1952年，我还只是一个初涉文学翻译的新手。有一次，我偶尔看到屠格涅夫短篇小说《木木》英文版觉得很有趣，斗胆给巴老写了封信，有意想翻译，没想到巴老接到信很快给我回了信，在感谢我的热诚的同时，委婉地告诉我，已有人翻译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接到巴老的亲笔信还是很感动，这封短信我一直珍藏了很久。后来得知《木木》的翻译者正是巴老的夫人萧珊。之后，好友徐汝椿建议我，将我们合作翻译的美国作家法斯特的《都会一角》一书送到巴老所在的平明出版社，碰碰运气。没曾想投稿后不久，出版社便有了回复，决定出版。之后得知，出版社在接到书稿后，由巴老约请的一位语言专家首先从遣词造句上进行了把关，在得到专家的认可后，即刻决定出版。而在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先后有《孩子》《海盜与将军》《人质》等5本单行本译作在平明出版社出版。

与巴老接触机会较多的年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巴老每周要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政治学习，刚好我是这个学习组的会议记录员。

巴老是四川人，说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虽然他的身份只是旁听，但老先生还

是很认真。巴老为人谦和，一点没有名家的架子，因此，每次学习完，大家都喜欢找巴老聊天，他也都是乐乐呵呵。

当时出版社为提高编辑业务水平，经常由资料室为大家提供内部参考书的书目，有时有几十本，因为当时大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多数人是精挑细选。而巴老每次书单到手，几乎是照单全收，从不吝啬金钱，有时书多拿不下，他干脆叫来三轮车把书带回家，这让众人领略了巴老嗜书如命的癖好。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起参加学习的原编译所的徐汝椿先生到美国定居，在美时，他请我到武康路113号巴老的寓所送上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两人合译的德国作家史蒂芬·海姆的《人质》《十字军》。凑巧巴老在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与史蒂芬·海姆有过交往，平明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他的书。巴老在花园旁的客厅热情地接待了我，不仅送上热茶，还与我聊起与史蒂芬·海姆在国外开会时的那段交往。告辞前，巴老拿出了他新出版的《随想录》，并郑重地在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送给了我。

之后，我还到武康路巴老寓所去过两次，直到某日巴老家人委婉告知，以后可以不用来了，我才知道巴老住院了。

2005年10月17日巴老走了，我和郝运、荣如德三位翻译界同仁同时接到参加巴老追悼会的邀请，那隆重的场面，至今难以忘记。

习惯，是个大工程，实在不容易。自从实行垃圾分类以来，我们小区门口的垃圾箱旁边，即使最热的夏天，也站着两位老年志愿者，身穿绿背心，手戴黄色橡胶大手套，拿着大铁钳，湿垃圾在酷暑高温中散发出一阵阵臭味道，几步远就要掩鼻捂嘴，他们却从早到晚站在那里。一开始，居民拎来的都是混合垃圾，他们打开垃圾袋，一边用铁钳将鱼肉骨头菜皮葱叶夹出来，一边关照，下次注意分开放啊。现在，拎来的大多是干湿两袋垃圾，他们接过来分别倒进垃圾箱，有的还指出，这应该是湿垃圾，下次不要搞错噢……还笑眯眯说声“谢谢配合”。我不好意思，每次坚持自己将湿垃圾倒进垃圾箱，并向他们道声“辛苦了”。

回家对老公说，天天做这个生活真不容易，需要一点奉献精神！他说，街道一定会发补贴的吧……“发给你补贴，叫你每天立在太阳下的垃圾箱边闻臭味，你肯吗？”他不响了。

垃圾分类，我们也在做让后人看到的事情，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杨晓晖

要让上海家家户户都养成垃圾分类的

壶斋，哪三壶？我如实告知：茶壶、酒壶、夜壶。对方一听朗声大笑，并刨根究底，我简言告知。

他直说有趣有趣，劝我将其写出“娱乐大众”。嘉命难违，略述于此，聊充文友的谈资。

退休十年，人书俱老。老人喜静，偏居远郊，我在江宁的寓所逼仄，书房里摆了小床、躺椅。书房面北，又有大树蔽窗，光线黯淡，于是我把书桌移到客厅，宽敞明亮，窃喜不已。可干扰太大，妻也退休在家，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天到晚主要任务似乎就是拖地抹桌子。她一收拾桌子，案头我放好的东西全挪了位，找不到我就找她发火。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个能看潜心读书、练字、作文的空间啊。

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有了。

妻想到我们曾在前楼置一间储藏室，二十多平方米。她说将其一隔二，后

半间堆杂物，前半间给你做书房如何？我欣然同意，可储藏室的门因某种原因被堵，不可入。妻找马路施工队把窗户往下开了点，便变成了门不门窗不窗的“四不像”。小书房不错，我又置了三只书橱，长年屈就地下的积书们始有安身之所。

归隐后无事，我迷上写字，常以涂鸭为乐。妻又为我买了张宽大的老板桌。小书房，伸手可触顶，雅是无从谈起，最令我高兴的是耳根清静。每入书房我总要从后楼拎瓶开水，我是老烟枪，又是茶博士，一日泡三杯，雷打不动。平时又喜点小酒，案头常备造型扁平印有朱元璋头像的“天子酒”。涂鸭时喜欢灌上一口，飘然若仙，有“天子来呼不上船”之乐。然而，就像厕所挂门牌终究不是一户一样，储藏室变书房，再好也是储藏室。最头痛的是没有洗手间，要“方便”必须到后楼自家厕所，实在不方便；而我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于是妻为我便备了只夜壶，放在推拉门后的隔间里，以备急时所需。

某日，五十年前的老友郭兄造访，我俩在小书房尽情抽烟喝茶吹牛，兴致来时拿起桌上“天子酒”，就着花生米，你一口我一口，好不自在。不一会郭兄内急求方便，我从隔间拎出夜壶。他抚掌大笑，

至今难以忘记。



追忆儿时的欢笑（中国画）赵澄襄

半间堆杂物，前半间给你做书房如何？我欣然同意，可储藏室的门因某种原因被堵，不可入。妻找马路施工队把窗户往下开了点，便变成了门不门窗不窗的“四不像”。小书房不错，我又置了三只书橱，长年屈就地下的积书们始有安身之所。

归隐后无事，我迷上写字，常以涂鸭为乐。妻又为我买了张宽大的老板桌。小书房，伸手可触顶，雅是无从谈起，最令我高兴的是耳根清静。每入书房我总要从后楼拎瓶开水，我是老烟枪，又是茶博士，一日泡三杯，雷打不动。平时又喜点小酒，案头常备造型扁平印有朱元璋头像的“天子酒”。涂鸭时喜欢灌上一口，飘然若仙，有“天子来呼不上船”之乐。然而，就像厕所挂门牌终究不是一户一样，储藏室变书房，再好也是储藏室。最头痛的是没有洗手间，要“方便”必须到后楼自家厕所，实在不方便；而我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于是妻为我便备了只夜壶，放在推拉门后的隔间里，以备急时所需。

某日，五十年前的老友郭兄造访，我俩在小书房尽情抽烟喝茶吹牛，兴致来时拿起桌上“天子酒”，就着花生米，你一口我一口，好不自在。不一会郭兄内急求方便，我从隔间拎出夜壶。他抚掌大笑，至今难以忘记。

直呼古董古董。

不日，老郭来电话问：“你那小书房有斋名吗？”我说还没有。他说我给你起一个吧。我问叫什么。电话那头他说：“茶壶、酒壶、夜壶，三壶斋也。”我连说：“妙哉、妙哉、妙哉也。”

刘二刚兄闻之，遂送我一幅题为“三壶斋”的小画，妙趣横生——酒壶里卧着一个醉酒的老头，茶壶尿壶侧立左右；后又请书家丁帆先生题写斋名制匾悬之。

嗨，地下室俨然成了书房，厕所挂门牌真的成了一户。

秋冬曲

王养浩

霜降

道是霜降，却未霜降，阳光暖风酬唱。飞雪漫天逼北方，欲遥望、举目惆怅。秋尽冬上，遍地银装，胜过秋景春光。西风当比东风强，莫彷徨、笑吟华章。

立冬

看否，看否，叶落飘零街头。林间翠鸟啾啾，湖中芳舟悠悠。悠悠，悠悠，衰柳寒蝉莫愁。

暖冬

日出东方红，午后暖意浓。莫道沪上无寒冬，举目少冷风。白雪红梅青松，依稀旧梦，愁煞老翁。

堤外芦花如雪，是芦苇最好看的时候。

起了风，大片的苇子随风起伏，似麦浪，但比麦浪更美，因为有苍茫感。之外一江如练，隐隐有一座孤楼。孤楼其实不孤，它下面是楼群，但过于高挑的它让其他并不低的楼显得无足轻重，可以视而不见。它也苍茫，空中楼阁，没有生命迹象。据说它停工很久了，于是有很多故事流传开来，这就让远远看它的人更觉得它是孤凄的。看它起高楼。还没起成就被撤下。就算起了又怎样，金碧辉煌之下，难道遮掩的不还是苍茫之色吗。

滚滚长江东逝水。

抬眼看见大片苍茫的浮云，云中有一颗可以直视的太阳，淡淡如月。

落叶在空中飞舞。是杨树叶。杨树落叶原来也能黄成金叶子一样。

沿着一条柳荫路一直往前走。这是最外缘的一条路，路下即芦苇，夏天江水可以没过芦苇，一直舔到路沿。水大的年份索性漫过路去，只留一排半截柳树浸在江中。冬日的柳叶已经老了，有沉重感了。但落叶轻盈，在风中飘，缓缓落地，也是金黄的。

这个时候的苇子丛好像起了雾，人从苇丛中走出来，如披着轻纱。

风势越来越强劲，迎风而行，很是受用。

后来变成狂风。不过这时候人已躺在家中了。窗外风摇树，然后开始落雨。人在温暖的被子里回味江滩景象，脑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一片苍茫。苍苍茫茫，浩浩荡荡，一望无涯。